

一位母亲留给家人爱的嘱托
一个打动千万人的真实故事

原版一经问世即跻身英国畅销书行列
同名电影即将面世，延续温情

母爱清单

Mum's List

(英) 圣约翰·格林 著
St. John Greene

雷切尔·墨菲 执笔
Rachel Murphy

朱健平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母爱清单

(英) 圣约翰·格林——著
St John Greene

雷切尔·墨菲——执笔
Rachel Murphy

朱健平——译



CTA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M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母爱清单 / (英) 格林 (Greene, S.J.) 著 ; (英) 墨菲 (Murphy, R.) 执笔 ; 朱健平译.
--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6.6
书名原文: Mum' s List
ISBN 978-7-5404-7423-2

I. ①母… II. ①格… ②墨… ③朱… III. ①母爱—通俗读物 IV. ①B844.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21328号

MUM' S LIST

Text Copyright © St John Greene, 2012

First Published 2012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Penguin Books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8-2012-445

母爱清单

MUAI QINGDAN

作 者: [英] 圣·约翰·格林

执 笔: 雷切尔·墨菲

译 者: 朱健平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易 见 夏必玄

封面设计: 天行健设计

内文排版: 吴学军 李劲扬 李卓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18千字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7423-2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侵权必究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0731-85983028

谨以此书献给凯特：

这些往事本该仅供我们在老态龙钟、头发灰白时慢慢咀嚼。这本书是为你而作，是为了永远永远保留我们的记忆而作。这是我们爱的见证。

永远永远爱你的
辛吉、雷夫、芬恩

目 录

开场白 / 001

1 “我走后，请给每个孩子两个吻” / 005

2 “妈妈希望爸爸多用‘永远永远’这个叠语” / 025

3 “请把我放到衣柜上，和可爱的玩具在一起，让我跟孩子们多呆一会” / 058

4 “妈妈喜欢雷夫和芬恩在拉普兰度假时的那两双忽闪忽闪的眼睛” / 078

5 “妈妈喜欢抓螃蟹” / 101

6 “妈妈喜欢沿着海滩或到门迪普山去散步，喜欢到海边的潮水潭里玩耍，喜欢林中漫步，还喜欢寻找各种动物” / 125

7 “热热闹闹地庆祝生日” / 151

8 “即使只离开片刻也要跟孩子们吻别” / 179

9 “随时帮助他们” / 211

10 “到埃及去探险，到红海去潜泳” / 235

11 “希望在餐厅摆一张餐桌，每周至少安排一次家庭聚餐” / 254

尾声 / 278

父爱清单 / 281

开场白

“想喝点什么？”弟弟问道。

他站在吧台边，微笑着，见我来了，显然十分高兴。我本能地回过头去，用征询的目光望着凯特。

“你喜欢什么？”我问道。

夜总会里人声嘈杂，灯光五颜六色，在我们四周闪烁。透过昏暗的灯光和烟雾，我能看到凯特的轮廓。她在忽明忽暗的灯光映衬下显得格外美丽——话得说回来，凯特本来就很美。她用她那双美丽的蓝眼睛瞅我，忽闪忽闪的。我觉着她在轻轻地捏弄我的手，刹那间又感到她在捏弄我的心。我蓦地回过神来。

凯特其实并不在我身边，那不过是她的幽灵罢了，只是我极想见到的雾样朦胧的幻影。我已经习惯了凯特的陪伴，我的思想在捉弄我。

我感到满脸通红，便转过脸去望着弟弟，他正注视着我，嘴巴张得老大。

“啊，天哪，辛吉，你还好吧？”马特紧张地问道。

今天是马特女友的十八岁生日派对。凯特刚刚离世不久，我能接受邀请参加宴会，马特自然十分高兴。失去凯特以来，我是首次和家人出来参加大型聚会。为了大家着想，我想要表现得正常一些。

“别担心，我很好。”我说。这是实话。

“真的很好？”

“真的，没事儿。别担心，我没疯！有些习惯很难改掉，仅此而已。我们喝一杯吧。”

马特宽慰地对我笑了笑，我也满脸堆笑地看着他。又见到凯特了，真是太妙了，我暗自想道，但未说出口来。凯特离世近一个月了，这次见到她，让我隐隐感到，我的悲伤仍然很浓，对她的思念仍然很深。

我在宴会上各处转转，尽量不让大家感到尴尬——他们不知该说些什么来安慰我。我觉得欣慰，凯特没有走远，她离我仍然很近。她死了，可这并不是说，她不再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怎么可能呢？她就是我的生命，是我生命的全部，即使眼下我没了她的陪伴，也还得继续前行。

我独自站了一会儿，观察着舞池里的少男少女们。他们满心都是快乐，恰如那个年龄的凯特和我——我们一起生活以来，大部分时间都充满着快乐。空气中满是叽叽喳喳的谈话声，抑或是年轻人嘻嘻哈哈的笑闹声，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我和凯特初次幽会的情景。我仿佛看到，正值妙龄的凯特，穿着紧身牛仔裤在跳舞，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些，因此可以毫无困难地进出夜总会，即使她当时才刚十六岁。她总是大摇大摆地向门卫走去，然后大胆地朝门卫笑笑，扭动一下腰肢，总是能让人着迷。在年龄上受到挑战的不是她，而是我，尽管我比她大五岁。凯特总是令我神魂颠倒，透过舞池里闪烁的灯光，我满眼里看到的只有她，没有别人。她的眼睛锁住了我的眼睛，我觉得整个屋里除了她，就只有我了。

我和凯特走到一块儿后，经常到门迪普山的普里迪去参加午夜野餐。

我仿佛看到，那年她十七岁，在星空下席地而坐，一边数着星星，一边倾听小动物们的悠扬合唱。那是凯特最喜欢的地方。那里没有灯光的污染，天上的星星明亮耀眼，我们仿佛置身于一座巨大的天文馆里，就我们俩。我呼吸着凯特散发出的甜甜的香水味，里面夹杂着湿草散发的润润的甜味，我们几小时几小时地说着谈着，就这样慢慢地慢慢地一起融化掉。

回忆往事温暖了我的心房。我和凯特是心灵伴侣，我俩情投意合，心心相印，我们这样耳鬓厮磨，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我多么幸运啊！环视宴会上的少男少女，他们的精彩生活还在前头。我感激不尽，我和凯特这么年轻就彼此相遇，我们共同度过了这么多幸福美满的时光。这些都是癌症永远也无法夺走的。

凯特的诊断结论让我们措手不及，它冷不丁地打乱了我们的生活计划——至少可以这么说吧。我们的儿子雷夫刚从一场极其罕见、极具侵袭性的癌症中康复过来，可没过几个礼拜，凯特又病倒了。这令我们感到了难以置信的残酷和不幸。我还记得我当时是如何四处求医，寻找治病良方的。至少，我那位坚强的凯特会像母狮一样勇敢投入战斗，我想。既然雷夫抱着最坏的打算都能挺过来，凯特肯定也会打败癌症，没问题。雷夫的癌症使他左腿有点轻微的萎缩，走起路来有点不太平衡，但是他已能很好地适应了，很多人都看不出他是在册残疾人。我知道凯特也会得到同样的康复效果，无论癌症会朝她投来什么并从她身上夺走什么。

我们一直都是尽心尽力地过好生活。我们一起周游世界，尽情地度过每一天。我们不为过去而遗憾，那是一个巨大的恩赐。在所有的事情中最为积极的是，我确信，凯特无论病得多么严重，都会最充分地过好每一天的每一分钟。

我着手写这本书时，已是失去凯特一年以后的事了。一年过去了，我可以告诉你，凯特并未让我或孩子们沉沦。凯特的表现，直到她即将离世的时候，都一直让我们引以为傲。即使在她生命的最后几月，病情已经十

分严重了，她仍拖着病体，带着孩子们到迪斯尼乐园和拉普兰去游玩。就在她去世的前几天，她还要硬撑着领着孩子们到布里斯托尔去看《白雪公主》童话剧，尽管推着带着氧气的她来到剧院比节目本身更像是一出童话剧！

她也写了一份“母爱清单”，直到生命结束的那天，她还在不停地往里面添加内容。凯特没有想过要流芳百世，尽管“清单”引起了媒体巨大的兴趣，但凯特要是知道了这事儿，肯定会觉得羞愧难当的。于是，人们希望我能把这本书写出来。她的清单是为我们而写的，不是为她自己，是我不经意的刺激，让她拿起笔来写下了那份清单。她当时躺在病床上，我搂着她问道：“你要是离开了，我该怎么办？”

凯特是个尽心尽责的妈妈和温柔体贴的妻子，她想助我一臂之力，确保我在没有她的日子里也照样能把我们的孩子抚养成人。她走了以后，当我细读着这份临终清单时，我感觉不那么孤独了。凯特精神犹在。我非常感激，她在临终时还要躺在病榻上拼尽全部精力写完这份清单。我仍与我那妙不可言的妻子藕断丝连，并从中得到莫大的慰藉。

我想，有些人会担心那份清单可能会给我的生活带来影响。要是它使凯特的身影总是挥之不去，使我的悲伤永远无法完结该怎么办？要是它让我总是沉湎于过去，总是捆住我的手脚，使我裹足不前该怎么办？

于我而言，我是不存任何怀疑的。凯特的清单是一份不可思议的礼物，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我相信，它将引领我，让我重拾信心，帮助我为我们的孩子打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仍不知道到底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实现凯特的全部遗愿，甚至不知道是否能够全部实现。有些事儿，可能需要花一辈子的时间和精力。目前唯一能确定的是，我正在竭尽所能，为了纪念我的娇妻凯特，认真走好每一步。

1

“我走后，请给每个孩子两个吻”

“我们成功了！”凯特咯咯地笑着。那份娇笑。那头金发。那双矢车菊般浅蓝色的眼睛。我望着我漂亮的妻子，也哈哈大笑起来。她有一种逗我发笑的秘诀。哪怕只是听到她那毫无顾忌的咯咯的笑声，我都会忍俊不禁，开怀大笑。那天，我一开始笑起来，就笑个没完没了。我躺在潮湿的沙滩上，把凯特拖下来躺在我身边，并哈哈大笑起来。此情此景，让我不禁想起了二十多年前向她求婚的一幕。当时，我故意让她把滑雪板猛地冲进一大堆松散的雪中，我也紧随其后冲了过去，及时从口袋里取出订婚戒指。她咯咯地笑了，我们互相吻着。当时，我放心地笑了。她要做我的妻子！我激动地憧憬着未来，我要和一位如此美妙的姑娘共同生活一辈子！现在我又宽慰而兴奋地笑了，原因不同而已。

我仿佛觉得焦虑正从我的体内渗出，它透过脊背，渗到了沙中；接着是一阵狂喜，它如巨浪一般向我袭来，我觉得对未来充满了憧憬。这种感觉我好久未曾有过了。一个波浪冲来，冲洗着我俩的脚，我和凯特尖叫

着，抱得更紧了。当潮水渐渐退去时，我感到过去三年的恐怖和黑暗已随潮水冲进了大海，慢慢地从我的心头散去。太阳朗朗地照着，将阳光和温暖重新照进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躺在沙滩上，手挽着手。我想，无论是对凯特还是对我，生活已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在许多别的方面，生活却又从未改变。我们现在有了两个孩子，我们可爱的小男孩，雷夫和芬恩，但在内心深处，我们仍然觉得我们自己像两个年少轻狂的少年，总是热切地期盼着下一次冒险。现在我相信，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勇往直前。

我们用双肘撑着身体，看着孩子们在沙滩上追逐嬉闹。那是2008年夏天，雷夫四岁生日刚过几周。“我们非常抱歉地通知你们，雷夫可能活不了几天了。”我记得，他出生才十八个月，医院就告诉我们一个可怕的消息：雷夫得了癌症！我们听了，震惊得全身冰冷。我仿佛感到有人正把一桶冰块突然从我的头顶灌进了我的胸腔，冻僵了我的心，压碎了我的肺。当我挣扎着振作起来想吸一口气时，一个更加难以承受的消息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医生说，他即使万幸能够活下来，也会落下终身残疾。“我们非常抱歉，但雷夫可能永远也无法行走了。”

这事儿现在想起来，就像是回忆电影中的一段情节，或是别人生活中的一个故事。每次他需要输血或化疗，我们都会紧紧地把他搂在怀里，放声痛哭。真是难以置信！那样一个小孩，竟然就是眼前这个无忧无虑、活蹦乱跳地在沙滩上奔跑的小孩！真是难以置信！他是我们的奇迹！

我微笑着看着凯特。从她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她也在想着同一件事。我惊奇地发现，她看上去竟然这么年轻！她惬意地躺在水边，躺在我的身旁。我越来越习惯地看到，她的两条深嵌于眉宇间的线条已经逐渐地融入了她那娇嫩的皮肤。她看上去又像变回了一个小姑娘，又像从前那个无忧无虑的凯特，那个在我们的世界被恐惧和忧虑、被你能从一个病弱的孩子身上感受到的痛苦和无助的悲愁所主宰之前我所了解的凯特。

“你瞧，雷夫在跑呢！”凯特咯咯地笑着。“他成功了！”连她的声音听起来都显得越发年轻，越发动听了。“我们成功了！”她的眼睛又开始熠熠发光了，就像我们在假日里潜水时常见的那样。我一直在盼望着凯特能够早日取下她的面罩，因为她的脸蛋儿宛如一弯彩虹焕发着光芒，好像她从热带鱼的身上偷取了闪闪发光的鳞片和带电的条纹。那天，她在开怀地看着雷夫和芬恩在沙滩上你追我赶时就是这种表情。

“辛吉，真没想到啊。我们真幸运！”我点着头，咧着嘴嘿嘿地笑着。我从前的凯特又回来了。“幸运”一词，要是换了别人，可能是不会用的，可凯特那天竟然选择了这个词！这正是我如此深爱她的原因之一。要是换了别人，可能会感到痛苦，认为老天不公平，可凯特却没有。她热情地拥抱生活，总是努力地把目光投向光明的一面。

“你抓不着我，抓不着我！”我听见芬恩在戏弄雷夫。我的目光从雷夫挪到他弟弟身上。对于一个年仅两岁的小孩来说，芬恩算得上是一名非常出色的跑步小健将，他和雷夫正在赛跑。大家都说，雷夫像凯特，是个体贴周到的人——我也承认这是事实。不过芬恩则完全是我的袖珍翻版，行事莽撞放肆，是个运动狂人，喜欢打打闹闹。他出生时因为早产也曾与死神擦肩而过，他也是我们的奇迹。我记得，当我听凯特说已经怀上了他时，心头不由得一紧，我在芬恩出生那晚接到电话时也是这种感受。雷夫的腹部发现了肿块！凯特为此紧张到了极点。我们在等待医生的化验结果，想知道雷夫到底长了个什么样的肿块时，她的子宫就开始收缩了。凯特才有七个月的身孕，这时候就生产，对她来说还为时过早啊！

我看着芬恩在沙滩上活蹦乱跳地来回跑着。感谢上帝，医院那段令人发疯的日子终于过去了。两个孩子都曾濒临死亡的边缘。一个被放在特殊的保育恒温箱里，一个则骨盆处发现有癌细胞。那还会有多少胜算？想这个还有什么意义呢？简直是愚蠢。那不过是两年前的事，现在想来，却有恍如隔世之感。

我长出了一口气，把恐惧和痛苦的记忆吐入了海风中。孩子们在那儿大呼小叫，蹦蹦跳跳，显得无忧无虑。我为他们感到惊叹。朋友们都笑称我们是“不可思议的一家”，无论是厄运降临之前还是之后，他们都会说：“你们这家人真是太惊人了！”每当此时，看着凯特在我身边微笑，孩子们在一起愉快地嬉戏，我觉得确实如此。我们接二连三地遭受厄运，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最终以胜利的微笑战胜了厄运。我们这家人的是不可思议的。

我又想起了那个悲伤的日子，我们一家人坐在车里，眺望克利夫登那布满砾石的海滩。那是2010年1月20日，天空中没有阳光，只有滚滚乌云从天空倾泻而下。孩子们系好了安全带坐在后座，我决定也到后座上去坐在他们之间。我走出车门时，一阵狂风吹打在脸上，让我不由得哆嗦了一下。我多么希望能够把乌云推回去，把太阳拉出来啊。我拍了拍外套的口袋，确认泡泡糖没被狂风吹走。这是我和凯特曾经商量好的。孩子们也软磨硬泡地跟我们纠缠了好长一段时间，说是要吃泡泡糖。于是我们决定，要利用这次机会，好好地款待他俩一下。

“孩子们，我有个非常非常重要也非常非常伤心的事儿跟你们说。”我边说边把他俩拉到我身边。我觉得仿佛有一根很小很小的麦穗正刺入我胸腔两边的肋骨。我的心正在被狠狠地抽打着，我担心这抽打声会吓坏了两个孩子。我深深地吸了口气，竭力平息那“怦怦怦怦”的心跳声。

我先后到学前班和小学去接了两个孩子，开着车径直来到克利夫登海滩附近我们最喜欢的地方，在短短的路途中尽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你们今天过得好吗？”我问道，但立刻后悔不该问这个问题。无论他们如何回答，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回答的，我要集中精力才能把车开好，而且还要装得像其他家长在一个寒冷的星期三下午接孩子回家一样。

这天上午，我在日记里写了一句“啊，我的上帝，我最黑暗的时

刻”，现在，这个时刻则感觉越发黑暗了。雷夫和芬恩在专注地听着，等着我告诉他们那个重要却又伤心的消息。他们穿着校服，打扮得整整齐齐，我真可怜他们。两个多好的孩子啊，总是想要高高兴兴的。我本能地对他们笑了笑，一边用手摩挲着他们金黄色的头发。现在想来，我直到那时一直都表现得很好，我隐藏着自己的感情，真希望不要告诉他们那天究竟出了什么事。我真希望能像其他那些接送孩子上学的家长一样，跟孩子们谈谈朋友，说说家庭作业，告诉他们午后茶点会吃些什么。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我只是紧紧地搂着他们，搂了好一会儿，一边竭力控制着自己的呼吸，抑制住泪水，不让它们流出眼眶。

“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吧。”我想象着凯特正在我的耳畔轻轻地低语。她的声音是那么的温柔，那么的令人鼓舞，却径直深深地刺入我的心窝。我记得，就在几个礼拜前她曾说过一句一模一样的话。当时她正躺在病榻上写着这份清单。“我认为，要心口如一，这一点很重要，我希望孩子们能够学会这一点。”她一边解释着，一边在日记里记下了第四条教诲：“请教育他们要心口如一。”学校和医院也曾在对我的建议中反复强调过这一点。我不想闪烁其词拐弯抹角，也不想含含糊糊，因为那样会让孩子们寄予错误的希望，或令他们感到迷惑不解。

我清了清嗓子，挪动了一下位置，好让自己说话时能看着他俩的脸。我必须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我非常抱歉，可我必须得告诉你们这件事儿，孩子。”我声音嘶哑地说。四只温柔的蓝眼睛一齐看着我。此时此刻，我在孩子们的眼睛里看见了凯特，我能感觉到她正在注视着我。我记得她曾哭着说，她真希望在雷夫感到痛苦的时候能够和他交换位置。我明白她真正的意思。我若能为两个孩子承受痛苦，我也会当仁不让的，可是向他们隐瞒这件事儿不让他们知道是不可能的。

现在，他们的小眼睛像四盏小小的闪光灯开始在我的脸上搜索，他们想透过渐渐暗下来的光线找到一点线索。他们还只是四五岁的孩子，年龄

太小了，还找不到什么线索。我不自然地抑制住内心的悲伤，我想竭力控制住泪水，却未能如愿，因而憋得满脸通红。

“妈妈已经去世了。她再也不能从医院回到家里了。她今天早上去世了。”听着这样的话儿从我的嘴里冒出来，令我呼吸急促，我完全崩溃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孩子们紧紧地抱着我，我们三人抱成一团，痛哭流涕，将暖暖的白色的气息呼呼地吐到了冷冷的冬天的空气中。

“妈妈是到天堂去了吗？”雷夫终于抽泣着问道。

“是的。”我说。

“她是到云朵上去了吗？”他哽咽着问道。

“是的，”我说，并赶紧补充道，“你可以想象她到了云朵上，只要你愿意。”

有人曾告诉我，不要跟孩子说“妈妈已经睡着了”之类的话，因为那样会让他们在晚上不敢上床睡觉，或者会让他们想象她会在哪一天再醒过来。我不想让他们真正相信妈妈到了云朵上，因为她并没有在那儿，但是我想，让雷夫想象成妈妈到了云朵上倒是可以的，如果他真要这样去想的话。

过了一会儿，我们谁也没再开口说话。我们只是在那儿坐着，依偎着，哭泣着。突然，头顶上传来一阵隆隆的马达声。我们环顾四周，从模模糊糊的车后窗向外张望。透过蒙 的泪眼，我们看见，天空低沉，像一块灰色的毛毯，两架飞机正循对角线从头顶上飞过，尾部留下一道完美的白雾。

“瞧，妈妈正在向我们飞吻呢。”雷夫说完，我们又继续哭了起来。

现在，只剩下我们三个大了。我们在自己的白雾中紧紧地依偎着，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分担着同样的痛苦。这时，我也深有同感。我们不停地抽泣，哭了至少半个小时，黑暗和寒冷正在悄悄地降临，我们却浑然不知。泪水中的盐分刺痛了我的脸。孩子们的脸蛋儿通常像玫瑰花儿一样粉

红，这时却红成了两张大花脸儿。我可以哭上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几夜，但是，当我听到孩子们低低的抽泣声已稍稍地变弱了点儿时，我意识到该到此止住了。

“你们想吃泡泡糖吗？”我问道。他们打开粉红色的糖纸，脸上露出了一点儿光亮，但是芬恩的泪水还在顺着脸颊往下流。

“谢谢你，爸爸。”他一边把糖塞进嘴里一边礼貌地说，“妈妈为什么会死呢？”他大声吸了口气，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

“哦，你们知道，她病得很重，是吧？你们昨晚去医院看她，她紧紧地抱着你们时，她就病得非常非常厉害了。她病得太厉害了，因此就死了。”

“我要去看她，”芬恩说，“我还能看到妈妈吗？”

“对不起，芬恩，你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他痛苦地嚼着泡泡糖，我无助地注视着他，竟然想不出一个词儿来让我的回答显得更加妥帖一点。

“我喜欢这个泡泡糖，”过了一会儿，芬恩说道，“它很好闻，爸爸。”

雷夫点了点头。“谢谢你给我们买泡泡糖。”他说，一边用衣袖擦掉脸上的泪水。

“我还可以吃吗？”

“我想，我们每次遇到特殊情况时都要吃泡泡糖。妈妈也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现在，我们回家吧。”

当我回到驾驶座系好安全带，我觉得异常平静。我已独自一人顺利地完成了一项任务，而且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我觉得，凯特会赞成我处理这事儿的方法的，她要是处在我的位子上也会这么做的。想到这儿，我感到有点安慰了。

我们开车离开空旷的海滩时，我从后视镜里打量着两个孩子。他们都

在用红肿的眼睛凝视着窗外，嘴里大声地嚼着泡泡糖，车里充满了甜甜的草莓味。

现在，这两个天真的小乘客就是我全部的职责了。我的腹肌在紧缩，我在思考着这份重大的责任时，握紧了手里的方向盘。他们再也没有妈妈了，这份沉重的责任全部落到了我的肩上。我突然之间成了一个鳏夫，又突然之间成了一个单亲爸爸。就连在脑海里听到这几个字，都令我感到震惊，让我心潮澎湃，让我的血液很不舒服地流遍了全身。

我的另一半却想逃避现实，假装眼前什么事儿也未曾发生，然而我又感到，有一股巨大的推力正在驱使着我竭尽全力去保护好孩子，要让凯特感到自豪。我仍然想成为她的“不可思议先生”，这是我所能尽到的最微薄的责任。

我缓慢而又谨慎地开着车。现在不能再冒险了。每一次旅程我都要放慢速度。我要是有什么不测，谁来照看这两个孩子呢？而且，也没有必要这么急急忙忙地赶回家去。房子还是我早先离开时的房子。没有人会像凯特那样开火做饭了。一想到凯特试着要做饭的样子，我便撇了撇嘴，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如果你不能把它放进微波炉，然后等它发出“砰”的一声，那就不是凯特了。我总是这么揶揄她。

卢斯是凯特最好的朋友，我们结婚时她经常过来帮凯特的忙，教会了她做五六种简单的食品。意大利干面、意大利卤汁面、墨西哥鸡肉卷、意大利咖喱番茄牛肉面等成了凯特的“拿手好戏”，但她却从未真正地掌握烹饪艺术。现在卢斯又有了一个新的角色。“多向卢斯请教抚养孩子的办法，”凯特吩咐道，“因为她的两个孩子年龄差异和我们的孩子相当——如果爷爷奶奶们在抚养孩子方面意见相左的话。”一想到“如果”这个小词就让我发笑。我们的父母差别很大，跟其他夫妇一样，我们也就如何尽量让双方的父母感到幸福的事儿产生过争议。现在，凯特的父亲马丁和母亲克里斯廷只有女婿而没有女儿了。一切都乱了套了。我到这时才想到这